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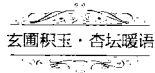
玄圃积玉·杏坛暖语

同你现在一般大

毕淑敏◎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燕山出版社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玄圃积玉·杏坛暖语

同你现在一般大

毕淑敏◎著

白 鹭
天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你现在一般大 / 毕淑敏著.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 简以宁主编. 玄圃积玉·杏坛暖语系列)

ISBN 978-7-5511-0594-1

I. 同… II. 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7335号

丛 书 名: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书 名: 同你现在一般大

著 者: 毕淑敏

策 划: 张采鑫 简以宁

责任编辑: 刘红哲

责任校对: 齐 欣

统 筹: 张悦薇

美术编辑: 胡彤亮 李小忙 彭 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8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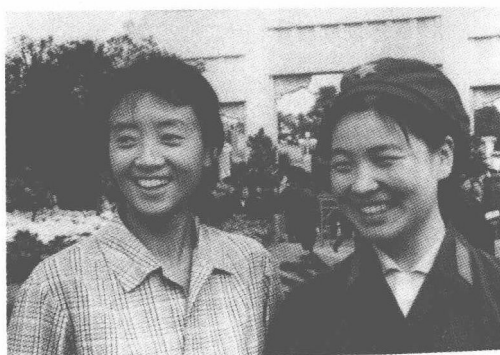
印 张: 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594-1

定 价: 1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973 年在北京和中学同学合影



毕淑敏 1972 年和弟弟妹妹



序

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必有一个固定地址。距离它最近的邻居，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

每个字是一块砖，几百万字垒起来，就是一个小院了。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拖了很久。我不喜欢向后看，但这一次，必须回头，绕着院子走一圈。

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开课伊始，老师二话没说，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他手掌向下，把球放开，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座位较远，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按常识推断，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果然，片刻之后，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球快速摆动起来。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

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老师笔直地站立着，手掌向下，肃然不动。金属球不停地荡着，摆幅渐渐缩窄。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满堂死寂。终于，亮闪闪的球困乏了，震颤着抖了几下，寿终正寝似的停住。

你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什么？老师发问。

学生们开始作答。有人说，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有人说，他看到了改变。还有人说，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

老师频频点头，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他扫视全场，焦灼地问，还有新的发现吗？无人回应。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再无更惊艳的说法。

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此人基本上算一个。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静观其变。傻看了半天，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突然就举了手。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

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看到有人终于响应，急切道：你！看到了什么？

天啊，直到这一刻，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不过，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我战战兢兢道，我没有别的意见，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

老师倨傲地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之后，你会听到我的授课。

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我愿意成全，又不想重复他人，慌不择路地说——我看到了时间。

老师眉梢乱抖，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说：哦！好极了！时间本来是隐形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从不动到动，从动到不动。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

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已然忘却，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

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那篇小说叫作《昆仑殇》，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从医 20 多年的经历和训练，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难以过滤。

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不合常理。原因很简单，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篇幅短了说不完。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话多，就一个劲儿写下去，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这才告一段落。1987 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冲撞了文学规律。于是自惭形秽，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在这个时间段内，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1994 年，我的短篇小说《翻浆》和极短篇小说《紫色人形》，在台湾获得“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和“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东西。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红处方》，费时一年多，1997 年出版。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有了 2001 年的《血玲珑》，2003 年

的《心理小组》，2007年的《女心理师》，2012年的《花冠病毒》。

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需要加以分割。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且不固定。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会写一些散文。多年积攒起来，大约也有了几百篇。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技巧有分别。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可从心所欲、互不相扰。

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是这样啊！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一切都埋藏其中。

一个人说点儿谎话不难，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很难。所以，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直抒胸臆，坦率待人，比较容易和快乐。我的小说，说穿了，主题很简单。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人间冷暖、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怕也是本性难移了。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当过心理咨询师，又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平凡女子？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尽力而为。

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我的写作，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已经晃动了几十年。推动它的外力，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会渐渐停下来，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

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心中满溢感动。她不辞劳苦地把多年前的小说，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

毕淑敏

写于2012年5月1日



跳级	/ 001
给我一粒脱身丸	/ 045
哈立克	/ 064
最晚的晚报	/ 068
同你现在一般大	/ 092
假如我出卷子	/ 111
赶考的女人	/ 114
苹果核	/ 139
附录	/ 142
编辑说明	/ 146

跳级

又堵车了。

朱叶梅靠着公共汽车的窗户，有极微细的风像无所不在的谣言，扑进燥热的车厢。朱叶梅很知足，比起密不通气的车厢中部，她这个位置要算高级住宅区了。

路像没有生命危险的中风病人，只堵了半边，对侧的路还像自来水管一样畅通。朱叶梅强迫自己不去想一家人的晚饭。在高度密植的人海中，任何思索都毫无意义。看风景吧，有形形色色的车，拉洋片似的从车窗外通过。绞链式公共汽车像宽大的海带，黏滞地滑了过去，她看见一张张抹满油汗的脸挤满对面的窗户，下意识地抹了抹自己的额头。无数小轿车像轻盈

欢快的热带鱼，打着旋地掠了过去。它们车窗紧闭，窗帘平稳得像挂在三月无风的晚上自家的卧房里，看不清里面人的模样。朱叶梅无聊地开始揣测坐小轿车的人的身份，标有“出租”字样，她断定里面坐的都是阔佬，他们没有地位，可是有钱。什么字样都不标的小车，往往更漂亮，里面都是有身份的人……

当她数到第 15 辆标有坟包似的“TAXI”和第 98 辆什么标志也没有的小轿车时，她坐的大公共车终于像冬眠的蛹蠕动起来。

丈夫李科还没回来，当个小科员，却比谁都忙。侍候孩子李约吃了饭，朱叶梅开始削铅笔。

这可是个技术活。露出来的铅笔尖要细而匀，后头的木坡也要足够的长。好比自由市场上的大葱，葱白要长，葱青要短，才是上品。铅笔尖后面要尾随着悠长的坡度，就像小树四周陪着高高的小丘，才不易折断。

清一色的 HB 中华绘图铅笔，支支锋利如箭簇，整整齐齐排列在铅笔盒里，像墨绿色的栅栏。铅笔很高级，铅笔盒却是最普通的那种。好铅笔盒要二十几块钱一个，一按开关就能弹出转笔刀、温度计、橡皮盒、放大镜……像个新式武器，价

格抵得上车工朱叶梅一个星期的工资了。朱叶梅可不是心疼钱，为了小约，她割身上的肉都舍得。她是看了教育杂志上说的，用那种铅笔盒，孩子上课时容易分散精力。啪地一按，好像要发射飞毛腿导弹似的。朱叶梅不希望唯一的儿子以后当车工，虽说她工作得挺认真，还当过先进生产者。

朱叶梅天天晚上替儿子削铅笔，技术高超得如同山西刀削面大师傅。她羡慕儿子，他有一个多么关心他的妈妈！她记得自己的妈妈从来没有给小时候的自己削过铅笔，给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也从来没有过。妈妈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把他们的嘴巴填满。

朱叶梅小时候用的铅笔都没漆过油漆，像被秋风吹折的枯树枝。那是妈妈托人从铅笔厂买出来的次品，论斤称。妈妈能在那种窘迫之中将朱叶梅供到初中毕业，实在不容易。没涂油漆的铅笔拈在手里像一根火柴，铅芯又很爱断。但朱叶梅用这种铅笔得了全校写字比赛的第一名，奖品是一支真正的铅笔。退到前二十几年，那时的奖品实在菲薄。那支铅笔涂满金黄色的油漆，好像金箍棒一样。朱叶梅非常珍爱，妈妈却毫不留情地让她给了弟弟。她不敢忤逆妈妈，暗地里祈求弟弟不要削那

支铅笔。弟弟答应了，可所有的小男孩都存不住东西，第二天就把那支铅笔削了。纷纷扬扬的金色木屑像麦穗一样掉在地上，朱叶梅下定决心以后挣了钱要给自己买十支，不，买一百支这样的铅笔。

后来她果真挣了钱，不过已经是在西双版纳的橡胶林中。那里有许多树，可以制成无数支铅笔，但兵团战士朱叶梅每天累得已经拿不动铅笔了。

后来她回了城，又开始寻找那种铅笔。那种铅笔没了，无论多么偏僻的小店里，都没有那种铅笔。它消失得那么干净彻底，仿佛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制造过这种东西。

那种铅笔便以永远的金黄和不变的长度，留在朱叶梅的印象中了。

朱叶梅对李约说：“我天天为你削铅笔，削下的木头屑也有几斤了。你应该好好学习，才对得起妈妈。”

李约说：“您别什么事都扯到对得起对不起上去。我们班每个同学的铅笔都是家长削的，不信您到学校问去！”

现在的孩子们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十岁的李约会很规矩地口口声声地言必称“您”，朱叶梅记得自己小时候远没有这么

斯文。可他们其实才不把大人看在眼里，他们敢顶嘴，各抒己见，时不时还能蹦出一句叫你诧异不已的幽默。

“作业做完了吗？”朱叶梅合拢铅笔盒，磁铁盒盖发出清脆声响。

“做完了做完了做完了！除了作业您就不能问点儿别的了吗？亲爱的妈妈，我得玩会儿了，您别理我了，好不好！”李约说着戴上一个忍者神龟的面具，那翠绿色的脸庞使朱叶梅不折不扣感到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她没有恼。生李约的时候，她已经过了年轻女人只顾自己不顾孩子的年龄。她在李约身上，浇灌了自己所有的液体。血液，她是高龄剖腹产大出血。乳汁，她才不管什么体形不体形，衰老不衰老，她不能容忍用喂养小牛的那种东西来哺育自己的孩子。还有眼泪，小约生病时她哭，学习不好她也哭。

幸亏小约成绩挺好，在班上男孩子们算数得着的。男孩在小学时不能和女孩比。女孩是发达国家，男孩是第三世界。

李科回来了。从他踏上一楼第一级台阶，住在筒子楼尽头里的朱叶梅就能感到一种特殊的震颤。等丈夫的脚步迈到走廊，她就能分辨出他的情绪如何。有时候李科说她不妨到地震

局去毛遂自荐，看能否预报地震。

今天的事情不好。

“怎么了？”在丈夫的脚抵近门的那一刹那，门无声地开了，将蛋黄色的灯光瀑布似的泻了出来。朱叶梅接过李科的公文包，低声问。她并不指望得到具体的回答，只是放出一只探测气球，试试风向。

“什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也没怎么，就是肚子饿了！”李科吼道。

朱叶梅放心了一些。丈夫发火了，这在她意料之中。能发火就说明事情还没糟到不可收拾。要是问了之后一句话也没有，好像撞到一堵海绵墙壁上，那才真正是事态严重了！

朱叶梅和丈夫一同吃饭。菜里营养挺丰富，李科遇到为难事，饭量非但不减，比平日吃得还多。朱叶梅巧妙地把肉片翻卷到菜的表层，然后把筷子顺到一边去夹豆腐。粗心的男子汉就把肉钳到自己嘴里去了。

“你刷碗吧！”朱叶梅把盘撂在一起说。

如今的男子汉都爱炫耀自己在家刷碗，表示自己的现代人风度。世界进步文明的潮流就是男人进入厨房。只有最土的大

男子主义者，才标榜自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其实单是刷碗算什么呢？相当于清理废墟，不需一点儿技术。

朱叶梅早把锅铲和案板收拾干净了，只留下孤零零的几个碗和渍了残汤的浅盘，维持着碗还没刷的表面形式。这点儿活，要是在她手下，眨眼的工夫就做完了。可她偏不做，每天都留给丈夫，然后静静站在一旁，看老李把围裙裹在微微发福的肚子上，自己过去从后面帮他系上带子。老李总说我自己能系，她也总回答我愿意干嘛！李约听到了就说：天天都说一样的话，跟对口令似的。烦不烦嘛！

不烦。朱叶梅看丈夫倒洗涤灵，用雪白的丝瓜瓢子细心而笨拙地拭那几个并不很脏的碗……她送给丈夫一份可在人前夸耀的资本，留给自己一份难言的快乐。

“你这辈子跟了我，亏了。”李科控着碗里的残水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好端端的怎么想起说这个？到底怎么了？”朱叶梅愣了，她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丈夫今日的烦恼，非比寻常。

“古语说三十而立，我如今都四十多了，还没立起来。虽说由于大家都长寿，青年的标准也跟物价似的提了又提，我也

得算中年了。提拔干部，要有文凭……”李科对着墙壁说话，并不看朱叶梅。好像墙壁里隐隐写着他要讲的内容。

“你不是有了一张业大的文凭吗？”朱叶梅小心翼翼地问，好像医生换药，生怕磕碰了刚长出嫩肉的伤口。

“那是大专，现在要大本了。”

“我有大本！”正在洗脸的小约，胡乱往肚子前的衣服上抹了抹手，捧出一个硕大的本子。那是朱叶梅一位留了东洋的同学送给小约的，日本产，封皮上印着：一万年以上永久保存（这几个日本字同汉字一模一样的），个头有半张书桌那么大。

“去！去！大人讲话，你小孩搭什么茬！留神我抽你！”

小约从没见过爸爸对他这么凶恶，乖乖抱起大本，躲到一边去了。

“大本就是大学本科。”李科也感到自己滥施淫威，苦笑着对妻子解释。

朱叶梅爱孩子，可并不为小约抱屈。男人在外头窝囊了，你总得让他有个地方撒气。不找自己的老婆孩子泻火，你让他跟谁说呢？要是跟外人吵起来，那才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人家能读，咱也读呗！”朱叶梅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你